

## 《特稿》

# 俞樾〈病中囈語〉詩的一種新解釋

王汎森

## 摘要

俞樾〈病中囈語〉出現之後，人們對它的真偽不大敢論定。陳寅恪在〈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中，則認為俞樾〈病中囈語〉這一組詩是預言詩，有些人甚至紛紛以晚清到中共的史事來印證。本文認為，俞樾從1890年代開始，在政治思維上有新的發展，即認為「封建」是救世的萬靈丹。這樣的政治思維，既有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淵源，也可能有清末流行的政治思想的影子。從此一角度出發，即能理解這九首詩，不可能是偽詩，第二至第四首的部分是俞樾依順著清末的變局所預言的未來發展，第五首至第九首的部分，則反映了其生命後期的倒溯式政治思維。晚清舊式經學家的思想，常被經學考證所遮蓋而不為人們所察知，藉由對俞樾的〈病中囈語〉重新詮釋，可以讓我們看到各種微妙的位移與變動。

關鍵詞：俞樾、陳寅恪、封建、倒溯式政治思維

---

\* 本文承老友廖棟樑教授提供若干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王汎森現職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暨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為尊重作者，本特稿格式不依本刊撰稿體例調整。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Yu Yue's “Somniloquies in Sickness”

Wang Fan-sen

### Abstract

Since their circula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nine poems entitled “Somniloquies in Sickness” (*bingzhong yiyu*) had remained uncertain. The authorship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only after a 1930s study by Chen Yinque, who regarded the poems as Yu Yue’s prophetic predictions of the future. Many readers also have inserted political events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Communist China, pushing furth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poems as prophecies. This article contextualizes the poems with Yu’s political thought developed in the 1890s. Drawing from ideas of late Ming thinkers like Gu Yanwu and Wang Fuzhi, as well as new concepts popularized among his late Qing contemporaries, Yu saw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ncient feudal system as the panacea to rescue the world in crisis. Seen in this light, the poems indeed match the intellectual concerns of Yu during his lifetime. No. 2 to 4 contain speculations based on transformations Yu encountered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No. 5 to 9 reflect the retrospective political thinking Yu developed in his later years. By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Somniloquies in Sickness,” I not only bring attention to the otherwise obscure political ideas among late Qing scholars of classics, but also reveal the subtle, but no less important, re-positionings and changes in the period.

Keywords: Yu Yue, Chen Yinque (Chen Yinke), feudalism, retrospective political thinking

---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an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四十幾年前撰寫《章太炎的思想》時，我曾大略讀過俞樾的《春在堂全書》，但當時所關注的是他對經書、子書的考證，以及他與今文學、章太炎的關係。此後近四十年間，翻讀俞氏文字的機會是很少的。但是近來，卻因重新思考俞樾晚年的思想，而覺得對他的〈病中囁語〉有重加解釋的必要，因而草成此篇。

據云：俞樾臨終前，原在昏迷中，突然甦醒，吟詩九章，一般稱為〈病中囁語〉，這九首詩看來有很強的預言性：

歷觀成敗與興衰，福有根由禍有基。不過六十花甲子，釀成天下盡瘡痍。

無端橫議起平民，從此人間事事新。三五綱常收拾起，大家齊作自由人。

才喜平權得自由，誰知從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強者食，膏血成河徧地流。

發奮英雄喜自強，各自提封各連坊。道路不通商斷絕，紛紛海客整歸裝。

大邦齊晉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爭。郡縣窮時封建起，秦皇已廢又重興。

幾家玉帛幾家戎，又是春秋戰國風。太息斯時無管仲，茫茫殺氣幾時終？

觸鬥相爭年復年，天心仁愛亦垂憐。六龍一出乾坤定，八百諸侯拜殿前。

人間錦綉似華胥，偃武脩文樂有餘。壁水橋門修禮教，山巖野壑訪遺書。

張弛由來道似弓，聊將數語示兒童。悠悠二百餘年事，都入衰翁一夢中。<sup>1</sup>

這些詩未收入《春在堂全書》，許多人懷疑它是一組偽詩。<sup>2</sup>

<sup>1</sup> [清]俞樾：〈病中囁語〉，收於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第15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0411。

<sup>2</sup> 關於這一組詩的背景及對它的懷疑，參見劉衍文：〈漫談俞樾的臨終預言詩〉，《寄廬雜筆》。

1928年春，陳寅恪從俞樾的孫子俞平伯得到這九首詩，認為它是真詩，並寫跋語，發表於1932年3月的《清華週刊》第37卷第2期。<sup>3</sup>我個人即是因陳寅恪的〈俞曲園先生病中囑語跋〉一文，才注意到這九首詩。陳寅恪說這九首詩是「預言」，意思是前因影響後果，環環相扣，看似「偶然」，其實因早有因果存在故為「必然」。他在這篇跋中說：「天下之至蹟者莫過於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後三際（借用摩尼教語），猶物狀有線面體諸形。其演嬗先後之間，即不為確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關係。故以觀空者而觀時，天下人事之變，遂無一不為當然而非偶然。既為當然，則固有可以前知之理也。」<sup>4</sup>陳寅恪行文中經常用「預識」二字，《柳如是別傳》中，錢謙益詩有：「白首同所歸。」一句，陳寅恪說：「牧齋之意以為己身長於河東君三十六歲，自當先死，不敢有『白首同歸』之望，但欲以死後未竟之志業，託之於河東君也。豈料後來牧齋為黃毓祺之案所牽累，河東君雖欲從死，然竟俱得生，而不能從死。迨牧齋逝後三十四日，河東君卒自殺相殉。然則牧齋詩語，亦終成預識矣。」<sup>5</sup>他說，這是在講「人事之當然而非偶然者」。俞樾賦這九首詩作於陳寅恪書跋的30年前，故陳寅恪說：「蓋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sup>6</sup>而他認為這九首詩中，從第二首到第六首，正是預言了清末到北伐的歷史，以及他們「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託命於非驢非馬之國」。<sup>7</sup>

歷來講這九首詩者，也都與陳寅恪一樣認為那是俞氏對未來的預言，並試著以晚清到中共的史事去印證，如「詩一言晚清亂世，二言五四新潮，三言二次大戰，四言國共內戰，五言中共建政初期，六言文化大革命，七言改革開放，八言美好未來，九為結語」。<sup>8</sup>我個人認為一言晚清亂世，二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180-194。

<sup>3</sup> 孫玉蓉編纂：《俞平伯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0。

<sup>4</sup> 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囑語跋〉，《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46。

<sup>5</sup>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744。

<sup>6</sup> 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囑語跋〉，頁146。

<sup>7</sup> 同上註。

<sup>8</sup> 如劉衍文前引文。又如〈曲園老人夢中囑語〉，收於許恪儒整理：《巢云移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10-111。或如莊天明：〈俞樾臨終九首詩預言身後二百年世運〉，參見：<https://kknews.cc/zh-tw/culture/p5n544z.html>，瀏覽日期：2020年8月15日，此類文章網路上甚多，不一一列舉。

言五四新潮，從內容上看確為「預言」，也是俞樾從晚清的世局就可以多少推測得到的，但本文所注意的是其中的第五首：「大邦齊晉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爭。郡縣窮時封建起，秦皇已廢又重興。」有的認為這是講軍閥割據，如果把第四首和第五首合看是有可能性的，〈病中囑語〉的第四首是「發奮英雄喜自強，各自提封各連坊。道路不通商斷絕，紛紛海客整歸裝。」。但也有人認為第五首是講中共建國初期，這就不大相合了。

俞樾的思想在 1880 年代後期到 1890 年代有一個新的發展，他開始醞釀一種深刻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包括幾個方面，首先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三大憂論〉：「一曰，中國之號將替也。一曰孔子之道將廢也，一曰天地之運將終也。」<sup>9</sup>他自己對於這三點，有過詳細的說明，文長不贅。《春在堂全書》此文之後有俞氏的親家彭玉麟的長批，力表贊同之意。<sup>10</sup>俞樾的弟子宋恕曾說，俞樾是個非常開通的人，所以他對西洋的東西並不深閉固拒。例如他對西洋小說很能欣賞，當看到西學勢力不可擋之時，在 1896 年給廖壽豐的信中還說：「方今之世，士子不可不知西學。」他主張中西並存，而不是以西滅中，故又說：「如此則既不失中國舊有之規模，而可以收西學將來之效驗。」<sup>11</sup>這個態度愈來愈寬，1907 年病逝前遺言中甚至說：「今日國家既崇西學，則我子孫讀書之外，自宜習西人語言文字，苟有能通聲、光、化、電之學者，亦佳子弟也。」<sup>12</sup>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與上述思維平行，俞樾發展出一種倒溯式的政治思想，「眼前無路想回頭」，用他給王棻信的話說是希望「復古而中興」。<sup>13</sup>譬如在〈自強論〉中，他矢言反對自強運動，提出孟子「反其本」、「行仁政」，認為居今日「孟子七篇便是救時良藥」，<sup>14</sup>反對當時人不知「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的道理，徒學洋人之技巧，<sup>15</sup>他反對鐵路、繅絲諸局。<sup>16</sup>

<sup>9</sup> [清]俞樾：《三大憂論·寅萌集六·補編》，《春在堂全書》第 3 冊（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 年），總頁 2209-2210。

<sup>10</sup> 同上註，總頁 2210。

<sup>11</sup> [清]俞樾：〈致廖壽豐〉，收於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頁 186。

<sup>12</sup> [清]俞樾：《曲園遺言》，轉引自羅雄飛：《俞樾的經學研究及其思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年），頁 46。

<sup>13</sup> [清]俞樾：〈致王棻〉，收於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下冊，頁 392。

<sup>14</sup> [清]俞樾：〈致竹添光鴻〉，收於同上註，頁 689。

<sup>15</sup> [清]俞樾：〈自強論〉，《春在堂全集》第 3 冊，總頁 2208-2209。

在給翁同龢的一封信中，俞樾對「反本」論說得更詳細：

方今海內，人人言自強，人人思變法。竊謂：自強貴有強其強也，孟子「反本」一言，乃自強之上策……中國自有制度，但能持以實心，則亦足以為國……然本朝循用之二百餘年，文治武功，儒林詞苑，超逾唐、宋，可知人材盛衰，初不由此，……。<sup>17</sup>

同時反對「變」的思想，認為與其亂變不如不變。此外，在學問方面，他的憂慮更甚。1900 年左右，當俞樾知道當時人們群起要求「廢經」時，引起他的關心與不安，在詩及書信中屢有表示。譬如在〈憤言〉詩中他對上海一帶「廢經」之說非常憤慨，他說：「公然倡議廢羣經（滬上為新學者有此說），議論高談不可聽。萬古秋陽長皜皜，一朝秦焰又熒熒。鋪張海國新聞見，播棄尼山舊典型。昔抱三憂今竟驗（一憂無中國，二憂無孔子，三憂無天地，余二十年前有此說），坐看白日變幽冥。」<sup>18</sup>以經學聞名的他，在言語中經常表示一種恐懼，認為要等幾百年後才會再有人讀經，所以多方籌備，希望要在杭州孤山及其他地方鑿石室貯藏他的經學著作。<sup>19</sup>

俞氏的倒溯式思想在他手著的傳奇《驪山傳》（1899）中表現無遺。俞樾表彰驪山老母，認為她是武王伐紂時的大功臣。《論語·泰伯》第八，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一般《論語》的各種註釋，多忽略了其中「唐虞之際，於斯為勝，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即其中有一女性。俞樾認為這位婦人即「驪山女」，當武王傾全力東伐商紂時，驪山女為他守住西陲，鎮住諸戎狄的勢力，使得武王無後顧之憂，所以地位至為重要。他認為自己的這個考證，對經學至為重要，著手寫傳奇《驪山傳》，而且還提議為她建祠。<sup>20</sup>他

<sup>16</sup> [清]俞樾：〈致劉樹堂〉，收於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上冊，頁 195。

<sup>17</sup> [清]俞樾：〈致翁同龢〉，收於同上註，下冊，頁 442。

<sup>18</sup> [清]俞樾：《憤言·辛丑編》，《春在堂全書》第 5 冊，總頁 3400。

<sup>19</sup> 俞樾有關鑿書藏收藏自己著作的材料不少。書信中便保留有若干派遣工人之資料，而《春在堂全書》中有〈曲園書藏〉一詩：「吾於右台築書冢，一時競作書冢歌，何意好事諸君子，又營石室孤山阿」、「遂命匠石運斤斧，丁丁鑿破青嵯峨，納我全書入山腹，封以巨石加礪磨」，[清]俞樾：《己辛篇》，收於同上註，總頁 3266。

<sup>20</sup> 在〈詠十亂〉中，俞樾說：「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十人何人，無明文也。馬注禠舉周公、召公等九人殆不足。據至十人中有婦人，孔子之言在當時必實有所指」、「愚嘗考此婦人乃驪山女也。《史記》載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妻以親故歸周保西陲，西陲和睦其有功於周可見。」[清]俞樾：《甲辰編》，收於同上註，總頁 3450。

借驪山女勸告西域諸小國之口一一道出。譬如他反對發展西洋火器，他又從〈平定羅剎方略〉中發現康熙朝用藤牌兵對付俄國的故事，故主張以藤牌兵對付西方火器，在〈御火器議〉中主張藤牌兵持牌掩護身體「隨滾隨進」，直入敵前短刀相砍使得敵人不得施放火砲。<sup>21</sup>他給李鴻章的信中大力推銷藤牌兵「滾舞而入」的戰略。<sup>22</sup>在《驪山傳》中，也有這樣一段情節，勸精絕國王不要發展火器，而是「貴國宜製造滾牌，或皮、或藤均可，軍士一手執牌，防護其身，滾舞而進，直達彼軍。一手執刀逢人斫人，逢馬斫馬，此乃古技擊之一術，著地滾舞，火器不能下擊，熟練之後捷如風雨，俄頃之間，便達彼軍，彼之火器無所用之矣。貴國既號精絕，何不精練此牌，自成絕技乎」。<sup>23</sup>俞樾也大力反對鴉片，在《驪山傳》中告訴焉耆國王與驪山老母近來新立一法，「凡嗅此草（鴉片）者殺無赦」。<sup>24</sup>他在卷2〈周書明醜說〉中主張恢復古代的象刑（象徵性刑罰），<sup>25</sup>在《驪山傳》中，他藉驪山老母之口勸焉耆國王對於吸食鴉片者不必「殺無赦」，而可以考慮實行「象刑」，驪山老母說：「我意將此等人別立冊集名曰蔦戶，即將此二字大署其門，衣服不得與平民等，婚姻不得與平民通，仕進之路概行禁絕，勞辱之役悉使充當。」也就是將「蔦戶」二字大書牌匾掛於吸食鴉片者之門，而且他們所穿的衣服、婚姻、仕進都不與良民相同，如果這樣，則不必斬殺這些人，便足以達到處罰的功能。此外，他又倡議建立「又百家立一里長，百家中無一蔦戶，則此里長勸導有功量與獎敘，若百家中本只十蔦戶，今歲忽多出一、二戶，罪其里長。如此勸懲互用，當可徐收其效」。<sup>26</sup>

俞氏在給王凱泰的信中，表示江南地區太平天國殺戮最慘，可能是因這個地區自來以養蠶為業，殺生太重，所以得到這樣的報應，他說：

夫蠶桑之利，興自西陵，由來久矣。然蠶之作繭，本以自藏，必糜爛之於鼎鑊而纒取其絲，無乃不仁之甚！自唐以來，木棉之利，日盛一日，又變木本為草本，而其種益繇。衣被天下，駕蠶絲而上之，豈造物者有意以彼易此乎？吾湖蠶事，甲于海內。而

<sup>21</sup> [清]俞樾：《禦火器議·賓萌集六·補編》，《春在堂全書》第3冊，總頁2215。

<sup>22</sup> [清]俞樾：〈致李鴻章〉，收於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上冊，頁179。

<sup>23</sup> [清]俞樾：《驪山傳》，《春在堂全書》第8冊，總頁5837-5838。

<sup>24</sup> 同上註，總頁5838。

<sup>25</sup> [清]俞樾：《賓萌集》卷2，同上註第3冊，總頁2156。

<sup>26</sup> [清]俞樾：《驪山傳》，總頁5838。

兵興以來，受害最酷，菱湖、菽港等處，向稱蠶桑淵藪，而村落化為邱墟，人民轉於溝壑，幾乎靡有孑遺焉。意者稱數百年養蠶之孽而發之一旦乎？不然，吾湖風俗循良，諺云：「湖州人，苦腦子」，有何獲罪於天而酷烈至此？是故廣種桑樹，不如多植木棉。<sup>27</sup>

在《驪山傳》中也有這樣一段：「但老身卻有一說，蠕動蝟飛，無非生命。今一年所殺絲蟲百千萬億，不可勝計。仁人君子宜亦惻然。敝國有兩種棉，一木一草，採取其花抽之成縷，績之成匹，亦足禦寒」，<sup>28</sup>即是主張以木棉取代蠶絲以戒殺生之意。

然俞樾倒溯式思想的另一個重點是以「封建」為解決未來亂局的法寶，在 1890 年代中期，他到處寫信宣揚此說。在 1894 年給孫詒讓的信上，他說：「愚意百年後，必當復見唐虞，或且復古封建，一洗秦以來郡縣上下相蒙之積習，亦未可知。使孟子生於今日，亦無他說，惟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如是而已。老夫髦矣，無能為也，吾子勉之。」<sup>29</sup>在上面這封信中，他認為百年之後必當能復封建，破除秦以來郡縣制中上下不能通的積習。他說即使孟子生於今日，也只有這個辦法。1896 年，俞樾給王棻的信也這樣說：

竊謂當今之世，必復三代之古而後可以言治，何也？郡縣之天下，不能制四夷，封建之天下，乃可以制四夷。封建不可以驟復，則宜稍復唐藩鎮之制，以馴至乎復古封建之制。嘗論三代下有二大變：秦始皇罷侯置守，一變也；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二變也。自宋而明，以至本朝，皆受制於敵國，宋太祖一杯酒之為禍烈矣！四夷之橫，至今日而極，物極必反，將來必有復封建之一日，但吾儕不及見耳。<sup>30</sup>

在這封信中，他說郡縣之天下地方沒有力量，所以不能防禦四夷，封建之天下到處皆有力量，故可以「制四夷」，尤其是當時西方勢力到處入侵之際，

<sup>27</sup> [清]俞樾：〈致王凱泰〉，收於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下冊，頁 403。

<sup>28</sup> [清]俞樾：《驪山傳》，總頁 5839。

<sup>29</sup> [清]俞樾：〈致孫詒讓〉，收於張燕嬰整理：《俞樾函札輯證》下冊，頁 359。

<sup>30</sup> [清]俞樾：〈致王棻〉，頁 392。

「四夷之橫，至今日而極」，唯有封建之制可以對抗。但封建之制不可能驟復，可以先恢復唐代的藩鎮制，然後逐漸過渡到古代的封建之制。

事實上在給王棻信的同年（1896）所作的〈詠古〉長詩中，他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然而四海廣，難以一人治，一人之耳目，天下交蒙之」、「君門萬里遠，呼籲無所施。郡縣之天下，積弊皆如斯」、「互市徧內地，開第屠京師。海且化為陸，夏且變為夷」、「必欲究其弊，莫如復封建」。<sup>31</sup>這首詩中，他強調四海之廣不能以皇帝一人高高在上而治之，郡縣制的天下積弊百出，難以盡述，而且在郡縣制之下官民隔膜不通，因為集權中央，所以地方沒有力量，而當今中國與西人在內地到處互市，如果地方沒有力量，將無法回應這個新挑戰，屆時「夏」將變為「夷」，欲救此弊，「莫如復封建」。

〈詠古〉詩的另一個重點是方圓數百里自治，不只可以厚植武力，最重要的是可以達於治。他說：「始一鄉一邑，繼愈推愈遠。家各自為守，人各自為戰。方圓數百里，奉之使南面。小亦百十里，稱孤不為僭。是即古諸侯，不必冕而弁。君亦不甚尊，民亦不甚賤。耳目所能及，黑白無能眩。視民所好惡，若己之恩怨。國相則鄭僑，邑宰則言偃。教不外里塾，官不設曹掾。兵即寓農田，富惟資穀絹。各正我封疆，無勞爾郵傳。既已內治修，何有外憂莠。爰有聖人作，一出人皆忭。善政所流行，仁聲共欣羨。萬國羅歌謳，四方修貢獻。是即古天子，無勞舜虞薦。要其所自治，固不踰畿甸。此外從其宜，各有邦之彥。天子坐明堂，慶讓示懲勸。方岳巡侯封，輶軒采民諺。中外盡昇平，乾坤皆清晏。何必軒與羲，此象應重見。惜無彭與喬，吾言竟誰驗。」<sup>32</sup>上面的引文中描述的方數百里各自為守，奉一位領導者（南面），既然只有百十里的大小，則「稱孤不為僭」，而且在這樣的地方中「君亦不甚尊，民亦不甚賤」。因為這是一個不大的團體，所以上、下不相隔，下民之好惡，即統治者一己之事，教育即在里塾中，寓兵於農，貧富相去不遠，「既已內治修，何有外憂莠」，他的想像非常美好，在封建侯國般大小的格局中，「中外盡昇平，乾坤皆清晏。何必軒與羲，此象應重見」，並說可惜自己不能如彭祖之壽，親眼看到它將來的實現。俞樾的「封建」思想已沁入心髓，形諸夢寐，所以大病昏迷乍醒之後，口占九

<sup>31</sup> [清]俞樾：《詠古·甲丙編》，《春在堂全書》第3冊，總頁3359。

<sup>32</sup> 同上註。

首詩中，第七首便是復行「封建」。事實上在 1870 年代，俞樾已為文討論過封建、郡縣的問題，當時他所主張的是封建、郡縣互補，與 1890 年代後期的以封建為萬靈丹的思維猶有一間之隔。

同治 9 年（1870）的《賓萌集》卷 2〈封建郡縣說〉中，他說：「吾故曰封建必以郡縣之法行之，然後無弊，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古者天子畿內，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卿六遂之制，即郡縣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為一千六百八十國，五國則有長，十國則有帥，三十國則有正，二百一十國則有伯。凡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分而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內外相維，亦即郡縣之法也。」他主張內地置守尉，而遠地置王，「則夫陳勝者安能起隴畝之中而亂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也哉。是故郡縣亦必以封建之法輔之，而後無弊也」。俞樾又以宋為例，說宋太祖雖罷藩鎮，「然而河東之折氏，靈武之李氏州，則猶許其世襲如故也。其後議者以世襲不便，移李氏於陝西，而靈武之失不旋踵矣」。又說：「世之論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縣，自唐以後皆右郡縣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見而已矣。」<sup>33</sup>

大約 15 年之後，俞樾已經脫離「郡縣」、「封建」並用之制，此時他視為救世「萬靈丹」的封建，既有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對郡縣制所造成的上下懸隔、互不相蒙的不滿，也有以封建禦外侮的戰略。但同時，他也受到清末流行的，認為政治應以地方人民為主，人民自治一方，才能「小而好」的政治思維有關。在晚清最後十幾年間，這種思想頗見倡行。康有為 1902 年於《新民叢報》5、6、7 號所刊載的〈公民自治篇〉中提倡地方自治，反覆強調西方各國之所以強大乃封建，「在以民自治而不代治之也」。而且反覆說：「然儒生開口言三代，即及封建、井田、學校，夫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若美國之州郡並聽自治，此即古公侯大國之封建，與德國聯邦同矣。法英德日本之例，但聽鄉邑自治，此則子男小國附庸之制矣。」<sup>34</sup> 康有為這篇長文的主要意見是「地方自治」、「鄉邑自治」合乎西方列強之規制，也合乎中國古代之封建。章太炎在〈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中認為，

<sup>33</sup> [清]俞樾：《封建郡縣說·賓萌集》卷 2，《春在堂全書》第 3 冊，總頁 2153-2154。

<sup>34</sup> 以上引文見[清]康有為：〈公民自治篇〉，《新民叢報》第 7 號（1902 年 4 月），「政治」，頁 4、3。

「綜觀中外之歷史，則歐美日本去封建時代近，而施行憲政為順流，中國去封建時代遠，而施行憲政為逆流。中國欲立憲，惟兩漢之世差可，今則時已過去矣」。<sup>35</sup>章太炎反對立憲，且從歷史上分析東西方強大的立憲國家，它們之所以能夠行使立憲是因為他們離封建時代較近。這給讀者一種反面的想像，「封建」可以間接肇致西方近代的富強。他在〈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中又說，日本強盛的主要原因是離封建不遠，故政治「有敘」，人民「尚武」——「故知其民尚武，由封建之習慣使然，非憲政之倡導使然。其政有敘，由封建之習慣使然，非憲政之制裁使然」。<sup>36</sup>章太炎的表述，給人一種封建與富強直接相關的聯想，至於晚清流行的地方自治說，則討論的人已多，此處不贅。<sup>37</sup>

以「封建」作為解決問題的萬靈丹式思維，即是〈病中囑語〉第五首「大邦齊晉小邦滕，各自提封各自爭。郡縣窮時封建起，秦皇已廢又重興。」的內容，它與目前所有對這首詩的考釋都不相同，其實俞樾不只是在「預言」，主要是表述他的政治理想。除了封建政治之外，俞樾也期待／預言經書將重新被重視，故第八首是「人間錦綉似華胥，偃武脩文樂有餘。璧水橋門修禮教，山巖野壑訪遺書。」。這首詩的最後一句，一定要與俞樾到處找山巖鑿室作「書藏」，封存他的著作以待將來重現天日並讀，才能了解其真義。

這幾首詩的性質既明，則從第五首起恐怕與陳寅恪所說的「探演微隱以示來者，宜所言多中」不合，<sup>38</sup>1928年陳寅恪先生所說，「吾徒今日處身於不夷不惠之間，……其所遭遇，在此詩第貳第陸首之間」。<sup>39</sup>從上面的討論，則第五首之後的不是時局的預言，而是政治理想的表達，希望／認為到時候會盡廢郡縣回到封建，「意百年之後，必當復見唐虞，或且復古封建」。<sup>40</sup>人們因為不了解這一層，故以為是指中共建國初期之情狀，而這與當時實際情況並不符合。事實上早就有人指出「眾皆謂其（病中囑語）預言，紛相推測，尚無征驗」。<sup>41</sup>

<sup>35</sup> 請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126。

<sup>36</sup> 請參見同上註，頁128。

<sup>37</sup> 如黃東蘭：《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

<sup>38</sup> 陳寅恪：〈俞曲園先生病中囑語跋〉，頁146。

<sup>39</sup> 同上註，頁146。

<sup>40</sup> 俞樾：〈致孫詒讓〉，頁359。

<sup>41</sup> 事實上早已有人指出這組詩中的預言無法落實的情形，許恪儒早在〈曲園老人夢中囑語〉

## 結論

自 1860 年代自強運動以來，舊派經生對此逐漸開展的新局不可能沒有思考，但是由於世人每每只注意他們的經學工作，忽略了數目眾多的經生老儒，對於世局提出種種不同的競爭性方案（competing visions）。

俞樾以經學名世，人們因為對他後期思想沒有了解，所以一方面有人懷疑〈病中囑語〉這一組詩的真實性，另一方面是純以預言視之，<sup>42</sup>而未嘗深入俞樾後期的政治思想與囑語之間的關係。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則這組詩不可能是假的，另一方面是了解到，從第二至第四首，是俞氏依順著清末大變局預言未來的發展，也就是「預言」的部分。從第五首起到第九首主要是反映俞樾生命後期倒溯式的政治思想，而他以「封建」為萬靈丹的思維，與晚清「封建」、「小而好」的政治思維共構，並與當時的「地方自治」思想相呼應。<sup>43</sup>更有甚者，俞樾受西方聲光化電的影響，形成了一種「烏托邦衝動」。在〈詠古〉詩中，他說從當時西方科學的種種不可思議之處，可預見將來世界必將同文同種，成「一大合」，人類甚至可以在各星際之間旅行，<sup>44</sup>這與康有為的「大同」及後期的「天遊」思想相近。由此可見，晚清西方科學對某些舊式經生帶來某種烏托邦想像，而且晚清舊派經學思想世界的不安與各種微妙的位移、變動，總是被遮掩在經學考證下而不為人們所察知，值得進一步探究。

但是因為俞樾〈病中囑語〉最後一首是「悠悠二百餘年事」，所以在〈病中囑語〉的九首詩中並未將世界各國形成「一大合」，以及將來人類可以在諸星之中任意遨遊的事包括進去了。

【責任編校：黃璿璋、蔡嘉華】

---

中說：「己未、庚申間，樂靜翁（按俞樾之孫俞陞雲）始出以示人，眾皆謂其預言，紛相推測，尚無征驗。」參見許恪儒：《巢云籒隨筆》，頁 111。

<sup>42</sup> 俞氏好術數、預言、鬼怪，60 歲之後甚至公開向親友徵求故事，在《右台仙館筆記》中滿紙述異。俞樾公開徵求異聞見參見：〔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濟南：齊魯出版社，1986 年），頁 1-2。

<sup>43</sup> 請參考黃東蘭：《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一書。

<sup>44</sup> 鄭振模：《清俞曲園先生樾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83。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清〕俞樾 Yu Yue：《右台仙館筆記》*Youtaixianguan biji*，濟南 Jinan：齊魯出版社 Qilu chubanshe，1986 年。
- ：《春在堂全書》*Chunzaitang quanshu* 第 3、5、8 冊，臺北 Taipei：中國文獻出版社 Zhongguo wenxian chubanshe，1968 年。
- 王汎森 Wang Fansen：《章太炎的思想》*Zhang Taiyan de sixiang*，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8 年。
- 孫玉蓉 Sun Yurong 編纂：《俞平伯年譜》*Yu Pingbo nianpu*，天津 Tianjin：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2001 年。
- 張燕嬰 Zhang Yanying 整理，〈俞樾函札輯證〉*Yu Yue hanzha jizheng* 上、下冊，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4 年。
- 許恪儒 Xu Keru 整理：《巢云移隨筆》*Chaoyunyi suib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7 年。
- 陳寅恪 Chen Yinke：《寒柳堂集》*Hanliutang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0 年。
- ：《柳如是別傳》*Liu Rushi biezhuà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0 年。
- 黃東蘭 Huang Donglan：《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Kindai chugoku no chiho jichi to meiji nihon*，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oko shoin，2005 年。
- 劉衍文 Liu Yanwen：《寄廬雜筆》*Jilu zabi*，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2000 年。
- 鄭振模 Zheng Zhenmo：《清俞曲園先生樾年譜》*Qing Yu Quyuan xiansheng Yue nianp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2 年。
- 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主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Qingshi jishi, daoguangchao juan* 第 15 冊，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89 年。
- 羅雄飛 Luo Xiongfei：《俞樾的經學研究及其思想》*Yu Yue de jingxueyanjiu jiqi sixiang*，北京 Beijing：中國文史出版社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2005 年。

期刊論文

〔清〕康有為 Kang Youwei：〈公民自治篇〉“Gongmin zizhipian”，《新民叢報》*Xinmincongbao* 第 7 號，1902 年 4 月。

網站資料

莊天明 Zhuang Tianming：〈俞樾臨終九首詩預言身後二百年世運〉“Yu Yue linzhong jiushoushi yuyan shenhou erbainian shihyun”，參見：<https://kknews.cc/zh-tw/culture/p5n544z.html>，瀏覽日期：2020 年 8 月 15 日。